

一世“钢” 三代“魂”

文/新华社记者 孙楠 安路蒙

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南排道上一套不起眼的民居内,一面墙壁上挂着主人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等全国性会议时的老照片,另一侧的书柜上摆放着一块题有“钢魂”二字的圆盘。

老照片,是房子主人一辈子的荣光;“钢魂”,体现了祖孙三代人的精神。

主人叫刘志祥,是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代建设者。

这一切,始于一个不算抉择的抉择。

时光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5年,正在沈阳工作的刘志祥到北京出差,时值建设包钢,需要大量人手前往包头。

彼时,刘志祥已经拿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前往中国知名学府深造,还是去“人盖被、被盖沙”的荒滩?

刘志祥丝毫没有犹豫,当即从北京出发,前往包头。

“上大学是我一个人的事,建设包钢是国家的事。”刘志祥说,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这位后来的包钢一号高炉荣誉炉长刚到包钢时,做过木工,也做过汽车修理工。但跟高炉结缘,颇有一番“矛盾”。

正寻找“矛盾”的刘志祥自告奋勇“请战”,吃住在高炉,和来自东北、北京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和高炉



那时,刘志祥正在研读《矛盾论》,他思索如何才能在产钢产铁上找到“矛盾”。

1959年9月,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但也存在渣口爆炸、风口损坏等难题。谁能攻克技术难关?

正寻找“矛盾”的刘志祥自告奋勇“请战”,吃住在高炉,和来自东北、北京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和高炉技术人员一起攻坚克难。

“大家劲往一处使。当时2000多人围着高炉转,还有其他工厂给我们提供帮助,但没一个人提出要报酬,为的就是能尽快出钢出铁,为的就是国家能富强。”他说。

“什么是‘包钢精神’?不忘初心、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我觉得这就是‘包钢精神’,也是‘包钢人’的灵魂。”刘志祥说。

据介绍,在全国支援包钢的热潮下,平均每天

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全国各地运到包钢,最终有8万多名创业者扎根边疆,谱写了一曲“齐心协力建包钢”的佳话。

从晚上睡觉帐篷都会被吹跑的荒滩,到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从第一炉铁水,到累计产钢超2.6亿吨,背后凝聚的是无数“包钢人”的汗水和心血。

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步入鲐背之年,讲起那段历

史,刘志祥眼神仍然充满光芒,话语依旧慷慨激昂。

今年“七一”之后,刘志祥随身携带的包里多了一份报纸,他不时拿出来读一读。

“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刘志祥不自觉深情朗读,“虽然我已经90多岁了,但作为一名62年党龄的老党员,党中央的号召令我心潮澎湃、充满干劲。”

“我离不开包钢。”刘志祥说,“有啥开心的、烦心的事,我都会回到高炉看一看、望一望。”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传承。

如今,刘志祥家三代11口都是“包钢人”,先后在包钢不同工作岗位上勤恳工作。

女儿刘颖在包钢工作30年,2012年退休。她说,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全家人都深受包钢及父亲的影响。

“父亲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他能做的就是为了国家付出一切。”刘颖说,“无私奉献、不求名不求利,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

“好好工作,不要怕苦怕累,要记得党的恩情。”在包钢计量中心工作的孙女刘琳说,爷爷那一辈是开拓者,父辈是建设者,现

在时代变化了,自己这辈子更重要的是改革创新。

“虽然技术革新、工作强度变大,但是积极的状态和精气神不能丢。”她说。

在国外留学8年的外孙徐光远两年前选择回国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虽然不是“包钢人”,但他的心始终未变。

“作为‘85后’的青年力量,我一定要传承姥爷那一辈‘实干报国’的艰苦奋斗精神。”徐光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青年科技人员要用科技去强大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身负的时代使命,义不容辞。”

当年放弃清华的刘志祥就这样和清华大学再续前缘。

“七一”前夕,刘志祥专门去了次北京。在去程的火车上,他问乘务员:“火车轨道用的是哪儿的钢轨?”对方回答:“包钢。”

也许这就是“包钢人”的情结,出门在外总要问一问,总想去睁大眼睛找一找包钢的痕迹。

到了北京,刘志祥在外孙的陪伴下逛清华园,圆当时梦。

“校园真大啊。”刘志祥感慨,但他却自豪地说自己一点都不后悔,“包钢‘毕业’和清华毕业是一样的!”

综合治理岱海:让“塞外天池”重现美丽容颜

文/新华社记者 任会斌 安路蒙

盛夏的岱海,在蓝天映照下碧波荡漾,处处水鸟盘旋、芦苇丰茂。岱海叫海却不是海,而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内陆湖。20世纪50年代,湖面有近200平方公里,是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儿女的母亲湖,素有“塞外天池”的美誉。

受沿湖工农业取水和自然补水变化等因素影响,岱海湖面逐年萎缩、水质不断恶化。

2016年以来,内蒙古不惜成本“全力拯救岱海”。通过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治理举措,去年以来,岱海萎缩的趋势得到初步遏

制,水质、生态系统也开始改善。

工农业取水大幅增加,是岱海水位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位于岱海南岸的电厂一度是“吃水大户”,过去每年要从岱海大量抽水以冷却发电机组。对此,电厂全力投资31亿元进行“湿冷改空冷”技术改造。现如今,这家电厂已经不从岱海取水。

“农业节水战”同时打响。2016年以来,当地投资2.5亿元把岱海周边的21万亩耕地全部“水改旱”,耗水的玉米、甜菜让位于节水的大豆、油菜,1000眼

机电井全部封停。同时,15万亩耕地禁施化肥,推广有机肥。

凉城县农牧科技局副局长张泽说,对岱海沿岸耕地实行“控水控肥”,每年可节水2100万吨,化肥施用量减少一半以上,大大减少了岱海的面源污染。“水改旱”后,虽然每亩耕地的产量减少近60%,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可以实现以质补量。

“不让用水浇地了,农民会有损失,但灌溉水用多了,岱海就小了。大伙都理解,政府还给补贴。”老洼营村村民吴胜利说,他

家积极配合,十几亩地全部“水改旱”。

岱海曾分布有大量鱼塘和养殖场。为了减少对岱海的生态透支,凉城县还下决心将岱海周边的十几万亩滩涂湿地进行围封,人和牲畜都不能进入,湿地得以休养生息。“湿地是湖泊的肺,保护好湿地生态,未来的养殖业发展才会有更好的收益。”凉城县副县长贾小平说。

为进一步改善岱海周边生态和水质问题,去年开始,凉城县又筹措出一笔资金,将“一湖治理”升级为流域治理,发起一

场全流域“大扫除”,实施了岱海湿地清理整治、电厂中水回用、污水管网铺设、环岱海周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10多项工程。

通过多方不懈努力,岱海的生态环境正逐步恢复。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岱海面积萎缩趋势放缓,由2005~2015年间年均缩减2.6平方公里,降为2016~2019年间的年均缩减0.54平方公里;水质也在好转,湖中的鱼类等生物增多。

“2020年,湖面维持在50平方公里左右,首次不

缩减,让我们备受鼓舞。”贾小平表示,尽管岱海治理牺牲了眼前的经济效益,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的生态环境为以后的长远发展留足了空间。

当前,在水利部等部门支持下,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已经启动,该工程将从黄河干流取水,预计2022年6月竣工后开始补水,从根本上解决岱海作为封闭性内陆湖的水源补给问题。随着科学治湖体系的建立、岱海治理理念的深入人心,“塞外天池”重现美丽容颜指日可待。